



《夫人如见》剧照

见人见史见精神 ——评湘剧《夫人如见》

湘剧《夫人如见》塑造了清末民初时期的独特女性形象——李闰。长期以来,作为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谭嗣同为人们所熟知,也是文艺作品浓墨重彩书写的对象,而他的夫人李闰则鲜为人知。李闰是中国妇女会的理事,曾倡导女子天足运动、兴办浏阳女学、收养弃婴,开风气之先。

全剧以李闰的心灵成长作为主线,在其成长经历中,不仅有自发与觉醒,也有混沌与沉沦,这无疑丰富了这位有血性、有柔情的湖湘女性的形象。她的沉沦与成长是相伴的。如果说谭嗣同是李闰精神的引路人,公爹谭继洵则是李闰心灵之路的解题人,谭继洵在自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劝慰李闰,解开了李闰的心结。在与谭继洵思想交锋的过程中,李闰赫然发现这个封建大家长心中的悲痛与隐忍,他背负了无法言说的痛苦,悲情中透露出无奈和心酸。精神之结解开的李闰在谭继洵弥留之际答应了托孤、托家、托愿三重请求,“今日谋强国者,天下匹夫匹妇皆有责焉”。

剧中对于公爹谭继洵的刻画,没有封建家长的刻板印象,没有晚清大员的执拗、顽固、偏激。某种程度上来说,谭继洵能够放下尊严勉励儿媳,能够预见谭嗣同的未来价值,是极为难得的。见李闰则见谭家,又可窥见那一时期的湖湘精神,正是这种精神,催生了近代湖湘革命的种子。

李闰倡导天足运动、兴办女学、收养弃婴,开风气之先,一切都受到谭嗣同精神感召,都有踪迹可寻。女性命运一直是编剧罗怀臻作品的聚焦点,从越剧《西施归越》的西施投江,到川剧《李亚仙》的刺目劝学,罗怀臻都将现代意识注入这些历史中的果敢女性的生命历程中。

这部剧中,没有神化的英雄,更没有只见道德标杆不见活人气息的守节遗孀。谭嗣同祠堂落成,剧作在此时设置了时空穿越的桥段,二人跨越生死再度重逢,令人动容。此时,李闰垂垂老矣,谭嗣同风采依旧,李闰羡慕他的风采依然,而李闰也成了谭嗣同羡慕的人,因为她在谭嗣同思想的引领下,做了他未竟之事,她是一个真正的实干者。

在祠堂内,在谭嗣同“夫人哭吧”的柔声中,剧作通过李闰的“十哭”来达到情感的最高潮。“十哭”是编剧技法,更表现了李闰最为柔软的一面。女性的坚韧、隐忍、娇柔、可爱,通过演员的唱念做打一一道来。在谭嗣同循循善诱的引导下,李闰发现夫妻间精神上的和谐。这里浓烈的情感正映照了谭嗣同死后李闰将自己的字号改为“夷生”的行为,表明她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,体现二人对于情感的坚定与守望。

在剧末的“与君相逢横水”章节,舞台上的李闰通过一袭红色套装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变。置办这身现代套装的时候,年轻的李闰的内心还是一位传统女性,“不好意思”接受新式的服饰,而在年老时穿这件衣服则显示出她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,服饰与心灵之间形成了互文关系,一袭现代红衣套装的李闰,成了现代女性。这与开场时的传统服饰形成对比,李闰终于成长为“走到台前”的现代新女性。

《夫人如见》舞台美学简洁空灵,表现了剧目中“虚与实、生与死、真与幻”的关系,也与剧中推动情节发展的“信”这一重要媒介相映成趣。在舞台上,刀斧手与剪影共同作用,勾勒出谭嗣同被砍头与王朝的消亡,可在此基础上增加更为明晰的表达语汇,增加剧作的形式感。

此外,谭嗣同死后李闰通过一系列的动用来展现丧夫后的癫狂,以此来渲染一个女子的心灵悲痛,这种癫狂本身是极具震撼力的,但是在人物塑造中美感有所欠缺,需通过艺术化的手段处理癫狂的表象与形态,使其更具美感。这部作品的美学追求是现代的,但它同时也是属于湘剧的,可以在现代手法的基础上兼容戏曲的身段之美,使内容与形式达到更好的呼应。

纵观湘剧《夫人如见》,我们可以看到主创团队的现代品格、美学探索与变革剧场的追求,这是时代进程中戏曲创作者所需要的重要品质。期待湘剧在未来赢得更多的青年观众群体,彰显湘剧的艺术新高度。

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

《现在就出发》, 一场有“含腾量”的欢乐野游

“你有多久没有来过一场与大自然相约的旅行?”——对于这个问题,很多人的答案大多是似是而非。走近大自然的定义本就广袤,穿越山川河流有点像是冒险,逃出城市森林往往囿于时间的窠臼,所以大多数人的选择是眼睛的旅行,一场欢乐野游就成为众人的“菜”。对于由沈腾、范丞丞、金晨、贾冰、贾乃亮、白举纲、周也所组成的充电家族来说,观众是有相当大的期待。尤其是节目号称集齐了“内娱四大显眼包”中的三个,节目开播前上百万的预约也是情理之中。

《现在就出发》是懂蓄势待发的。之前,魏大勋、白敬亭、范丞丞、刘昊然全员穿西装烧烤的场面被以“小剧透”的形式提前放出,一下吊足全网胃口,网友称:“这是什么神仙阵容?”年轻的顶流小生撑起了节目的门面,但更重量级的还得是沈腾。在《现在就出发》播放平台上,“沈腾与朋友们的欢乐野游”的节目描述让人看到了节目收视率的保障——在该平台综艺的“热搜榜”“热播榜”“飙升榜”第一,都被《现在就出发》所霸榜。作为“一出场就能把人逗笑”的沈腾,让观众对这档节目有了更多期待。

慢生活的综艺很多,有《向往的生活》《五十公里桃花坞》等珠玉在前,《现在就出发》初来乍到,主打的还是人与人的幽默互动。第一期就置身于云南腾冲的森林里,不过节目组也并没有给嘉宾们设置类似“荒野求生”的高难度作业,比较费体力的是两人成对去寻找蘑菇,“寄生”“腐生”“共生”等CP设置略微有点玄机,而沈腾和范丞丞的担当组合无疑是最吸睛的,两人竟然有穿越年龄的综艺默契,制造了“拧错屁股”“哥起来说话,弟下腰呢”等密集笑点。他们与贾乃亮、艾伦那一组的“斗智斗勇”,也让剧情稍有起伏。

既然是欢乐野游,那少不了道具的加持。《现在就出发》中的“叠罗汉睡吊床”的环节还是有诸多看点——首先是“眼前一亮”,白举纲和贾乃亮的运动技能瞬间上线,很容易就占据有利位置,现场也获得不少掌声。其次,就是“原形毕露”,当艾伦上吊床差点把自己锁喉、范丞丞上吊床秒变牛蛙,这些场面恐怕也给社交媒体贡献了不少话题。但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金晨的反差萌,作为舞池里的绝对王者,金晨在征服看起来难度并不大的吊床时,不想翻了两次车。可以看出,节目上的明星们都很努力呈现给观众和粉丝们最好的自己。

“行到水穷处,坐观云起时”——《现在就出发》从头到尾都没有太过强调“竞争”意识,即便是水枪游戏,也是在嬉笑的氛围中进行,而在水上草排上的红蓝双方的PK游戏,用的是猜拳、“抽皮条”、游泳等简单易行的方式,让嘉宾完全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。曾几何时,充满肾上腺素的游戏被综艺奉为主流,包括追逐、对战等元素,抓住了不少观众的眼睛,但也引来关于安全等方面的质疑。《现在就出发》用慢生活的方式把这么多明星聚在一起,节目组可能有这个自信:只要嘉宾牌面足够,即便是走走停停看看的欢乐野游,也依然有相当的围观。

综艺节目并没有所谓的固定模式,观众爱看才是王道,而他们当然是奔着人去——就好比电影里如果有沈腾出演,有了“含腾量”自然会有人买单。《现在就出发》第一期是在云南腾冲进行,而腾冲也让嘉宾们把“含腾量”挂在嘴边。这种与沈腾的亲密互动,也是节目想要的效果。

一场欢乐野游,观众要的大概不是与日月的对话,也不是和自然的晤谈。那种风景在荧幕上看了太多,即便再美也难以称之惊艳,但“人”却不同——沈腾和“充电团”的玩梗逗笑就相当出彩:在贾冰用手中不多的“电量”为女嘉宾买东西时,沈腾调侃道“东北人就这毛病,爱请客”让不少人笑到感同身受。在《现在就出发》第一期里,东北籍明星不在少数,他们身上自带的幽默基因,是不少综艺节目想要的“笑果”。假设没有这味调料,那未免有些寡淡了。

对快乐的理解方式有很多种,光凭一档综艺节目当然无法品尝其中的万千滋味。朱光潜先生说,“现代人的毛病是勤有余劳,心无偶闲。”参加《现在就出发》的嘉宾都非素人,忙碌的工作节奏那是必然,一次基调比较平缓的综艺让他们有了一段愉悦的“充电”时间,然后“再出发”。这样的“忙里偷闲”,或许节目组认为是契合了观众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。但生活哪有那么举重若轻,也许片刻的笑声,才是我们想要的吧。

来源:光明网

